

六盘山

小宝茶话

编者寄语

文人诗文,徘徊在知性与感性之间;在诗中,我们与时代相拥;展卷品读,塑造属于自己的诗学观念……

一滴雨露,万物萌发。春夏之际,次第花开。

王维田园组诗《辋川集》中有一组五绝诗,像一幅幅精美的绘画小品,多角度刻画辋川风物。

其中一首《辛夷坞》这样写道:“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脑海中浮现1000多年前的那个场景:在辛夷坞这个幽深的山谷里,辛夷花在树梢怒放,很平淡;辛夷花又纷纷凋零,很洒脱。

从花开到花落,没有纠结,亦无留恋。既没绽放时的狂喜,也没有凋落时的哀愁。

一朵花开到最盛的时候,却没有被人看见,不像一个女子最美的时候没有倾慕之人在身边,“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是不是有点寂寞?可是,那又如何?

在王维眼中,辛夷花自开自败,这是自然的本性,有没有人看,它都自满自足,一朵花完成了自己,这就是圆满的,不祈求、也不需要有人来欣赏。

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境界。就好像,你来与不来,我都在这里;你来了,就当你不会离开;你走了,就当从未来过。

很多时候,我的心与外界事物无关。一朵花自满自足,就是一个完满的生命过程,意味着我与外物两不相欠。

辛夷花生于自然,又回归自然。在杳无人迹的地方,盛开、凋落,没有人赞美,也不需要同情之泪。

这朵辛夷花,是王维内心的一道投射;这朵辛夷花,是一朵茕茕孑立的精神之花。

诗人以平淡的眼光看世界,将这种心境融入诗歌,和谐空灵、恬淡自然。这也是他对人生、对宇宙的一种态度,不强求、不颓废,舒展、自在、自证、自得。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蝴蝶来不来,你都盛开。

且听风吟

沁园春·春满人间

□ 刘虎

四月神州,锦团簇拥,气象万千。
有桃红柳绿,山清水秀;
莺歌燕舞,鱼跃蜂旋。
鹏展晴空,霞开旭日,群燕穿行柳弄烟。
齐欢唱,看神州大地,如画江山。

长旌直挂云间,自蓬勃雄心岂等闲。
喜乡村振兴,民奔富路;
金鹏展翅,虎啸云端。
玉树临风,千枝披绣,佳作豪吟续锦篇。
斟满酒,踏青扁舟去,拥抱春天。

一朵浪花

□ 高淑华

你是一朵浪花
在你的引领下
聚集了无数朵小浪花
让更多的浪花
绽放着耀眼的光芒

你是一朵浪花
你是浪花里
最清激的那朵
假如没有一朵朵浪花的聚集
怎能有浩瀚的海洋
在春风的吹拂下
闪烁着一道道银光

你是一朵浪花
你是那朵素白的浪花
不像牡丹华贵
不像玫瑰妖娆
你是那么轻柔淡雅

你是一朵浪花
你是经历生活磨炼的浪花
任凭狂风暴雨袭击
你仍然坚强

你是一朵浪花
是一朵不知疲倦的浪花
舞姿优雅

你是我们身边
最靓丽的那朵浪花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投稿邮箱:nxrb1ps@126.com

徘徊在知性与感性之间

——评《张学东散文随笔》

□ 许峰

《钢琴教师》《红楼梦》等中外名著,他反复研读、反复揣摩,让他具备了很高的文学艺术鉴赏力,所谓“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这种艺术鉴赏力就体现在他的读书随笔中,即内行人说内行话,并且是以心释心的真批评。张学东阅读经典作品绝非泛泛而读,他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与学院派评论不同,作为小说家的他,不会将作品放置于宽泛的文化研究的范畴内去审视,而是基于艺术作品的审美诉求,探讨作品的艺术价值,像一位领路人,带领读者遨游艺术的神奇世界。他对张贤亮、石舒清、陈继明、冯剑华、郎伟、马知遥、马金莲、孙海翔、王永利等人的解读就是知人论世、意义契合性的批评,他力求实现批评者与创作者的精神的遇合,探寻作者的“我思”,还原宁夏作家在创作中的审美追求与艺术感知。这些无不得益于他广泛的阅读背景和问题意识,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写作路径和质量优劣。

认识一位作家,除了阅读他的主要文学作品

外,作者不同时期发表的创作谈也极为重要。创作谈对作家而言,具有形式表征、郁结宣泄和检视创作的功能。作家通过创作谈的积极探索,搭建起自我文艺观体系的基本骨架,使其创作的思想理念显性化。解读张学东的小说作品,必须认真阅读他的诸多创作谈,甚至可以说,这些文章凝聚着他的创作理念与审美追求。“好小说的样子总是神秘莫测的,是可遇不可求的,似有理又无理,笔法从容、气息静谧,有流水行云之势,又不温不火不贪恋繁华与喧闹,犹如泼墨山水先着力渲染铺陈,又恰到好处戛然而止地留出大片空白来。通篇看来,全凭一种深远的意境与不俗的气韵为依托。这便是我一直追求的好小说,无论读书,还是创作。”熟悉张学东作品的读者明白,这并非自我标榜式的创作宣言,而是张学东二十多年来创作经验的理性总结。张学东写过童年的记忆,写过农村的生活现状,写过城市里的社会问题,写过荒诞的历史岁月,也写过曾经供职于机场的经历等等,他不断地在寻求突破,

在不同的领域书写着人性的光辉与人情的冷暖。之所以能够保持旺盛的创作生命力,是因为张学东始终保持着强烈的自省意识。在诸多创作谈中,他一直使用一个隐晦的读者与自己进行对话,他在不断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通过书写不同的题材,一点一点地消除内心困惑,找寻艺术发现的动力,从而获得一种认同性的生命体验。这是地域性话语、代际性话语所无法涵盖的,也是张学东能够走向更为广阔的文学场域的深层缘由。

《张学东散文随笔》更像是作者小说创作的一个注脚,它既有知性的深刻,也有感性的动容,但作为一个写作者,张学东也努力在散文随笔中做到真诚,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直接地、有力地、清晰地、有逻辑地把自己生命里与世界里那些难以表达的东西描述清楚,对于研究者而言,本书是一份十分厚重且有价值的资料,它就是一把打开张学东小说艺术世界的金钥匙。

作者简介:许峰,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乡间

(图片来自网络)

品鉴

评渠畔柳《未名诗集》

□ 李尔村

令我满心惊奇而敬畏,思之愈久,念之愈深,愈觉其然。这句话,渠沫若在《女神》里引过,可谓气象不凡,很有诗意。

朱熹《观书有感》诗云:“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表面上是说水涨船高,航行因而轻便,实际上却暗示读书或穷理,都要循序渐进,等到用力够深,思虑成熟,自会豁然贯通。苏轼的名作《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以特例来喻常理,生动而巧妙地说明了当局者迷、主观者偏的道理。可见,若所写的诗能反映出一定的哲理来,离好诗不会太远。

渠畔柳的一首《如梦令》中有句云:“三九,三九,在外更需衣厚。”这是一句家常话,可是,细品,其中透出的哲理味是很浓的。

渠畔柳的《长津湖之战》,第一联“长津湖畔炮声隆,第九兵团再建功。”听起来像散文里的句子。古人常突韩愈以文为诗,也就是嫌他的句法散文化,其实旧诗讲究所谓“工拙参半”,如果语语皆工,反而失之于巧。例如李白的《蜀道难》,几乎一半的句子是散文,像

“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等,不是诗句,但与七言的正统“诗化句”相辅相成,工拙对照,转接自然,反而更具古朴、苍老之感。

渠畔柳的诗多为格律诗,写得严谨工整。偶有一、二不协律处,多为意境左右。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渠畔柳所采用的题材,多是自己亲身感受的事物,抒发个人的遭遇与情怀,建议她在诗作社会意义的宽阔度上再进一步。

在古代,诗的创作受科举的鼓励,有音乐的推广,又是读书人之间交际唱酬的雅事,因此诗是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现在的知识分子日渐专业化,各行的专家学者各有所长,不再像儒家那么强调通才,更无须在吟风弄月上附庸风雅,唱酬之事已成绝响。但是,一些人还是愿意好好写诗,渠畔柳孜孜于诗,把诗写得很好。

开卷

我的诗学观念

□ 王泽民

更需要作者去挖掘。事物的表象是眼睛给出了答案,事物的本质就需要用心去寻找。对于诗歌创作,我更喜欢用心去抒发感受,去探索人与人的共鸣,人与人的共鸣,灵魂与灵魂的共鸣,就像“喜欢”和“爱”是需要不同的载体来解释。喜欢是眼睛说了算,但爱是要用心来感悟,一首诗尤其需要用心来写和表达。

海子的诗歌最为典型。他的诗里有“春暖花开,面朝大海”这样的诗意名句,也有“我在丰收中看到了阎王的眼/黑雨滴一样的鸟群从黄昏飞入黑夜/黑夜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这样的伤感。

诗是跳跃的、富有想象力的。它可以没有逻辑,没有故事,但不能没有思想。思想是一首诗的灵魂。因此,我认为诗歌应该简单。怎么个简单

更需要作者去挖掘。

事物的表象是眼睛给出了答案,事物的本质就需要用心去寻找。对于诗歌创作,我更喜欢用心去抒发感受,去探索人与人的共鸣,人与人的共鸣,灵魂与灵魂的共鸣,就像“喜欢”和“爱”是需要不同的载体来解释。喜欢是眼睛说了算,但爱是要用心来感悟,一首诗尤其需要用心来写和表达。

海子的诗歌最为典型。他的诗里有“春暖花开,面朝大海”这样的诗意名句,也有“我在丰收中看到了阎王的眼/黑雨滴一样的鸟群从黄昏飞入黑夜/黑夜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这样的伤感。

诗是跳跃的、富有想象力的。它可以没有逻辑,没有故事,但不能没有思想。思想是一首诗的灵魂。因此,我认为诗歌应该简单。怎么个简单

在诗中,与时令相拥

□ 甘武进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春已深,我带女儿去种植园游玩。那里有片水稻田,一些大人带着孩子在田里体验插秧,体验劳动的艰辛。9岁的女儿兴奋不已,拉着我的手奔向田边,迫不及待脱鞋、除袜、卷裤,跃跃欲试。我给她换了件衣服,带她下田了。

亲历田间事,始知稼穡难。从小生活在乡村,插秧是我的必修课。在老家,布谷鸟叫,插秧开始。烈日暴晒的灼痛,高温炙烤的闷热,腰酸腿痛的难受……一切色彩斑斓的词汇失去效能,往常的闲情逸致瞬间被浇灭,只剩下“刷刷”的插秧声与自己佝偻的身体相互对应,细雨阻隔田野的寂寥与外界的想法。那时,我深刻体会到“粒粒皆辛苦”的含义。

读初中时,我开始犁田。种过的地,累了,正在酣睡,我让它翻身,让它清醒,履行新的使命。犁田是个技术活。我扶着犁,轻轻地左晃右摆,土坷垃便活了,顺着犁刀拱了上来,直立起来,翻卷出去,袒露出黝黑发亮的脊背,接受阳光。转弯掉头,我抓起犁耳,扯住牛绳,牛和犁成为一个整体,瞬间调了过来。在那明亮的犁刀上,我看到指日可待的丰收盛景。

风吹麦浪就是号角,我常和父亲到麦田走一走。父亲带着我清理沟渠,排除渍水,查看麦子是否受到病虫害侵蚀,检测麦子在微风中抽穗扬花。麦浪起伏,父亲陶醉在麦香里。回到打麦场上,父亲捡去碎石块,我用铁锹把地面填平整。细雨后的清晨,趁着潮湿,父亲撒上草灰,带着我拉石碾,绕着圈反复碾压。地面变得平整,厚实。麦收时,麦粒颗粒归仓。

杨花飘尽菜花香,四月田间人人忙。菜地里,我给番茄搭好支架,抹去侧枝,除去老叶,掐去顶尖,疏花疏果。番茄茁壮生长,我似乎看到拳头大小的红番茄散发诱人的香甜气息,丰盛着我家的餐桌。果园里,葡萄进入萌芽、展叶、枝蔓快速生长期。我抹芽定梢,绑蔓掐须,视情摘心,进行病虫害防治,加强肥水管理。在汗珠纷纷滴落时,我相信累累硕果定会挂满枝头。

一锄一陇青苗,一镰一捧丰收景。我曾经的四月就是这样,每一个环节都带着土地的包容,每一粒收获都带着汗水的温度。

行人本是农桑客,记得春深欲种田。如今农业在科技的推动下,重体力活被先进的农业机械取而代之,曾经的农夫耕牛景象很少见到了,曾经的生产岁月也越来越远了。然而,那些看来已落后的劳动方式,却承载了中华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也让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这个季节,就让我们与时令相拥吧,去乡村,去地里,去劳动,了解过去,感受现在,憧憬未来。

法呢?

第一,有话直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写诗就是说话。好好地、实实在在地说出人人都听得懂的话。

“有话直说”并不等于“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也不等于“直接说出”,而是应该有技巧的说。比如说“雪花”,如果直接说出“我很喜欢雪花”,这很平庸,但如果说“如果冬天没有雪/寒冷也将失去意义”,这可能会更好。

第二,要懂得节制。写诗不是技巧的炫耀和词语的堆砌,不是生活的大杂烩和生命的小感悟,更不是简单的情怀抒发和情感宣泄。写诗不同于写论文,论点、论据、论证都要面面俱到,更不同于写小说,细节要饱满丰富。恰到好处的语言表达即可,不需要过多的铺垫,形式的展露,内容的取舍,对叙述的节制,对描写的节制,对情绪的节制,这都是考验功力的。

以冰心的《成功的花》为例:“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这是一首力度拿捏得很精准的诗。从容地叙述,包含了作者对人生通透的认识和理解。